

中原官话汾河片日母字方言地理研究

张梦飞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4日

摘要

本文基于QGIS同言线地图, 对中原官话汾河片六个常用日母字(“耳”“二”“儿”“日”“肉”“芮”)的声母发音进行了方言地理学分析。研究共搜集了52个方言点的材料, 结合了笔者实地调查和前人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汾河片日母字的读音分合呈现三条主要线索, 文章认为, 这些读音差异的本质是方言底层(存古形式)与官话覆盖层(创新形式)相互竞争的结果, 反映了历史音变在不同地区推进不平衡的状况。

关键词

中原官话汾河片, 日母字, 方言地理学, QGIS

A Geolinguistic Study of Ri-Initial Characters in the Fenhe Subgroup of Zhongyuan Mandarin

Mengfei Z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ne 16, 2026; accepted: July 23, 2026; published: August 4, 2026

Abstract

Based on QGIS isogloss map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ialect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 pronunciations of six commonly used Ri-initial characters in the Fenhe subgroup of Zhongyuan Mandarin, namely 耳 (ěr), 二 (èr), 儿 (ér), 日 (rì), 肉 (ròu) and 芮 (ruì).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52 dialect localities, integrating the author's own fieldwork with findings from previous research.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splits and mergers of Ri-initial pronunciations in the Fenhe subgroup follow three main trajectori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pronunciation differences are, in essence, the result of competition between a conservative dialectal substrate and an innovative Mandarin superstrate, reflecting the uneven progression of historical sound changes across regions.

Keywords

Fenhe Subgroup of Zhongyuan Mandarin, Ri-Initial Characters, Dialect Geography, QG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1]的划分，中原官话汾河片包括山西省运城市全部地区、临汾市南部、陕西省的大荔县、合阳县、韩城市和宜川县。本文除了汾河片方言材料外，还收集了与汾河片相邻的关中片的潼关县、灵宝市、湖滨区，洛嵩片的渑池县，邯新片的济源市，上党片的沁水县、安泽县以供对比。共调查搜集了52个方言点，其中运城市全部县区的方言材料均有笔者实地调查的结果，部分地点也包括前人的调查材料，其余地区则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山西方言调查报告》《韩城方言调查研究》《山西襄汾方言同音字汇》《临汾方言志》等等[2]-[48]。选取6个常用日母字——耳、二、儿、日、肉、芮，绘制QGIS同言线图进行分析。

2. 汾河片日母字的音韵背景与读音类型

2.1. 日母字的音韵地位和疑难问题

中古日母是半齿音，次浊声母，日母只和三等韵相拼。

日母字的上古音构拟，是汉语音韵学长期未解决的难题之一。高本汉曾指出：“拟测古代汉语的声母系统，日母是最危险的暗礁之一。”日母的复杂性在于读音的多样，近代方言读这一古声母很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找出一个音能够将所有近代音推本到它[49]。学界对日母字的讨论大致有两个方面：

第一，针对日母字的来源问题，有归泥派和独立派。章太炎“娘日归泥”提出了日母归入泥母的可能性，但学界对此有争议。娘、日、泥母可能是不分的，日母字上古来自mj-、nj-，当鼻音后面有高元音，m和n听感基本没有差别。

第二，日母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构拟问题。对于上古音，总结起来有三种不同的构拟：一种为单辅音，高本汉先生、王力先生等构拟为n[50]。一种为复辅音，郑张先生、李方桂先生构拟为nj[50]。还有一种新的假说认为日母字源自上古的舌根浊塞音g-或g^h-(许慧娟)，认为谐声问题可以诉诸音变，不需要构拟为复辅音[51]。对于中古音，高本汉先生、王力先生构拟为nz。高本汉先生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构拟出中古音的发展路径nz>n^hdz>dz[49]，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构拟出日母从上古到中古发展为n>nj>nz，并解释了中古到现代nz的分化[52]。李荣先生构拟为n[50]。郑张先生认为上古nj先发展为nj，中古中期nj加强成为nz，而n又在娘母的影响下鼻音减弱向腭边音ɿ转变，中古后期的韵图时代ɿz转变为ɿ₃，而ɿ₃可以解释现代北方方言中j、l、z、z的变化[50][53]。

2.2. 日母字的读音类型

根据日母字在普通话中的读音类型，可分为两类：一是零声母的止摄日母字，我们称为“儿系字”，二是r声母的非止摄日母字，我们称为“日系字”，此分类在汾河片方言里也存在，但是具体的读音类型更加复杂。笔者统计了20个常用日母字的读音，发现日系字因开合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读音特征，所以日系字又可以分为开口日系字和合口日系字。

2.2.1. 儿系字的读音类型

儿系字选取了常用字“耳”“二”“儿”，记录其白读音，发音有[Ø]型、[z]型、[ʒ]型。根据音值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摩擦的[Ø]型，一类是摩擦的[z]型、[ʒ]型。根据朱晓农、焦妮娜的拟测[54]，儿系字有一条演变路径：[ni]因高顶出位，元音变[i]声母变[n]，再去鼻音成为[(z)]，进一步高位出顶成为[ɿ]，再经历卷舌成为[ʅ]，下一步经过[ɹ]([ɹɿ])阶段，又元音化成为[ə̌]。因此，读音类型的时间顺序大致为[zɿ] > [ɹɿ] > [Ø]。

2.2.2. 日系字的读音类型

将日系字区分为开口字和合口字。开口日系字的读音类型有[z]型、[ʒ]型、[Ø]型。本文的“日”“肉”为开口字，“日”的读音类型同上，但“肉”的读音类型还多出[v]型。合口日系字多有[v]声母，读音类型有[v]型、[z]型、[ʒ]型、[Ø]型，本文的“芮”字读音类型与之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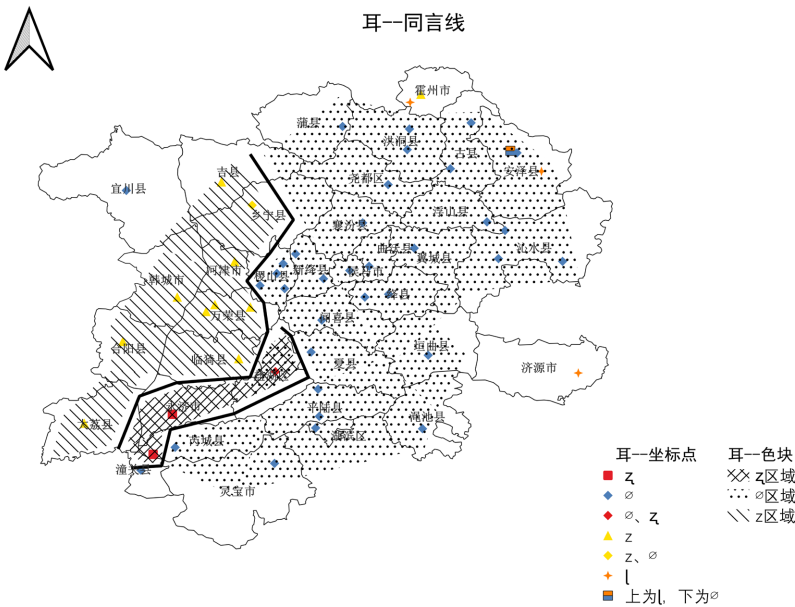
由以上类型可得，中古后的汾河片日母字大致有四种演变规则。第一，儿系字有两种类型，一种为被普通话推平的零声母，一种为保留土话的擦音[z]或[ʒ]。第二，儿系字读[z]、[ʒ]，均为擦音，为相同的动因但演变结果不同。第三，日系字因开合口的不同而产生不同演变，合口多读为[v]。第四，大部分地区日系字受通语影响，部分地区老派发音保留土话零声母，比如稷山地区老派读音将“芮”读[i]。

3. 地理分布格局与成因探讨

本章结合 QGIS 同言线地图对“耳”“二”“儿”“日”“肉”“芮”的声母读音进行分析。

3.1. 儿系字的地理分布格局与成因探讨

儿系字中“耳”大多用在词组“耳朵”中，“二”字则用在亲属称谓“二爸”中，“儿”在部分地区的口语中用处不多，在部分地区可以用在“儿子”“儿骡子”等词语中。



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4)0650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ure 1. Isogloss map of “耳”
图 1. “耳”的同言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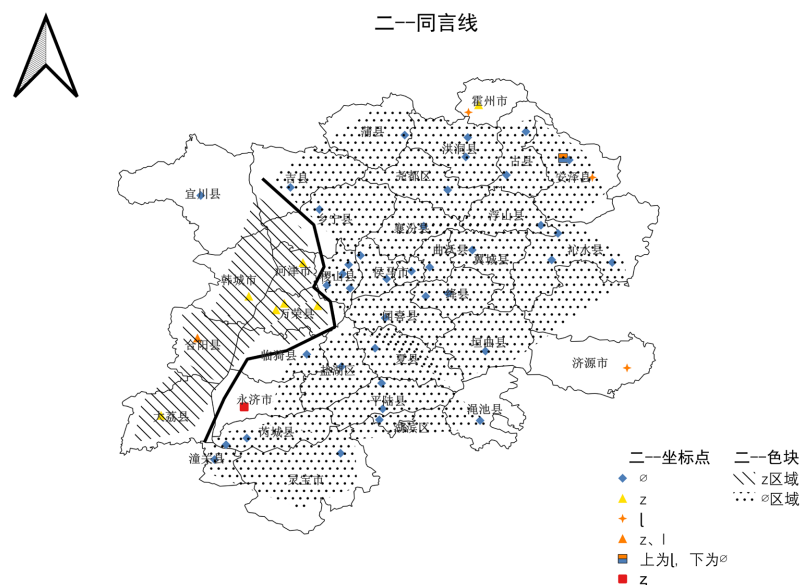


Figure 2. Isogloss map of “二”

图 2. “二”的同言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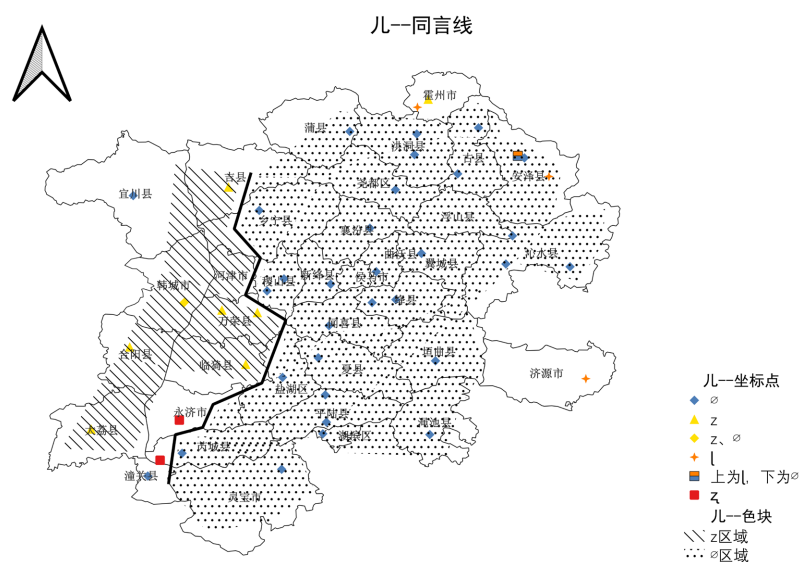


Figure 3. Isogloss map of “儿”

图 3. “儿”的同言线图

图 1~3 的分布状况大致相同。在汾河片主要有三种类型[Ø] [z] [ʐ]。这三种读音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受普通话推平的影响，读为零声母[ʐ]，另一种是保留原来的方言，读为擦音[z]或者[ʐ]。

[z]和[Ø]交界的同言线所经过的地区大致在吉县 - 万荣 - 大荔附近，同言线右侧读零声母[ʐ]，且占据大部分地区。普通话中止摄日母字读零声母[ʐ]，所以[ʐ]是受到普通话强势影响的结果。

同言线左侧大部分地区读[z]，这部分地区处于山西和陕西交界，山陕隔黄河相望，古代便有宜川县和吉县境内的壶口瀑布古渡群、位于河津的禹门渡、位于临猗的吴王渡、位于永济的蒲津渡、位于芮城的风陵渡等来连通山陕两地，使得黄河两岸的语言相通，地理上汾河片到关中片的读音呈过渡状态。渭南市属于关中话，但与汾河片相邻，所以口语词“耳朵”“儿子”在大部分地区读[zɿ] [55]，而关中话的

核心地区西安及其周边地区都读做[ə] [56]-[59], 陕西北部的铜川[60]、延安地区[61]大部分也都读[ə], 具体如下表 1、表 2 所示。所以在地理上, 由关中片到汾河片大致呈[ə]-[ɿ]-[ə]分布。[ə]是后起的类型, [ɿ]则为古老形式, 呈现出两边创新, 中间存古的类型。这符合柳田国男的周边分布原则, 周边分布原则认为“边缘存古, 中心创新”, 即文化中心地带一般为创新形式, 远离中心地带的则为存古形式[62]。汾河片与关中片的交界地带远离中心地区, 所以存古形式[ɿ]得以保存, 而汾河片和关中片的中心地带创新为[ə], 为双核心辐射格局。具体来说, 汾河片内部的两处创新中心的形成, 均有明确的社会历史动因。其一是运城市盐湖区, 该区域的兴盛与盐池有关。中国产盐的地方很多, 但因盐务而修建专城的只有运城一处。运城在元太宗时叫做潞村(即现在的盐湖区), 元代末期修筑城池, 定名为运城。之所以能够在潞村建立盐务专城, 是因为它处于交通要道, 运输极为方便, 得以成为河东经济的中心, 也给语言创新创造了条件[63][64]。其二是临汾市尧都区, 传说中尧舜禹相继在河东地区建都, 其中尧建都平阳(即临汾市)。临汾有汾河水运的便利, 同时连通汾东、汾西两条盐路以及十多条官道[63][65]。关中片的核心是六朝古都西安, 作为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其方言的权威地位不言而喻。从山西整体来看, 由于晋南为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晋北则为少数民族游牧区, 所以南北物资的交换推动建设了山西最早的南北向的交通干线。由运城盆地北上到达内蒙, 春秋战国时已达大同一带, 既是商贸往来的核心通道, 也是军事与人口流动的主要路径, 近代公路和同蒲铁路的修建均以此道路为蓝本, 为语言的持续扩散提供了条件。相比之下, 东西方向的交通路线出现较晚且里程不长[66]。这一交通格局恰好解释了日母字的创新沿汾河南北扩散, 而东西向推进缓慢的分布特征, 与图 1~3 中南北走向的同言线相契合。

Table 1. Pronunciations of “耳” “二” and “儿” in Weinan
表 1. 渭南市 “耳” “二” “儿” 的读音

地点	耳(耳朵)	二	儿(儿子)
渭南华阴市	ɿ	ə	ɿ/ə/娃子
渭南澄城县良周村	ɿ	ə	ɿ
渭南白水县	ɿ	ə	ɿ/ə
渭南蒲城县	ɿ/ə	ə	ɿ
渭南富平县	ə	ə	ɿ
渭南临渭渭北	ɿ	ə	ɿ/娃子
渭南华州下庙镇	ɿ	ə	ɿ

Table 2. Pronunciations of “耳” “二” and “儿” in Xi'an and surrounding areas
表 2. 西安及周边地区 “耳” “二” “儿” 的读音

地点	耳(耳朵)	二	儿(儿子)
西安	ə	ə	ə
临潼	ə	ə	ə
蓝田	ə	ə	ə
咸阳	ə	ə	ə
周至	ə	ə	ə
铜川	ə	ə	ɿ (白) ə (文)
延安	ə	ə	ə

图中同为擦音的还有一类[z]发音。根据朱晓农、焦妮娜的拟测[54]，应为[z] > [ʒ]。在音理机制方面，[z]摩擦增强，发音部位后移，变为卷舌[ʒ]，韵母随之变为[ɯ]，整体音节[ʒɯ]听感更鲜明、更有标记，增强了区分度。[z]型发音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分布在永济市、盐湖区、芮城县风陵渡一带。该区域历史上均是交通枢纽，永济有蒲津渡，盐湖区为盐运中心，风陵渡亦为黄河渡口，人口流动频繁。此外，永济有历史遗址普救寺、鹳鹊楼等，盐湖区长期为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因此，这些地区不具备存古条件，[z]应为创新读音。从语言接触方面看，该区域流通性强，易受周边方言影响。关中片日系字开口读[z]，其核心区西安距永济较近；汾河片中心及普通话儿系字均读卷舌[ʒ]。以上方言均具有卷舌特征，该区域原有[z]声母很可能被同化为卷舌的[ʒ]。

此外，地图中还有读为边近音[l̪]的类型，地区有济源市、霍州市东湾村山东方言岛(老派)、安泽县英寨村河南林州方言岛、安泽县和川村河北武安方言岛。该类型中，济源市是晋语区，其余均为外来方言岛，汾河片内部没有读为[l̪]的。这三个方言岛之所以能够不被汾河片方言同化而保持源方言读音[l̪]，是因为使用人口在村落中占比较大。霍州市东湾村清末之后逐渐形成一个以外乡人为主的村落，其中山东人口占比 75% [22]；安泽县英寨村的河南移民人口占到 70%左右[18]；安泽县和川村是群岛型方言岛，县内土著人口数量不到 10%，移民及其后代占到 90%以上，有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 23 个不同省份及山西晋中、晋东南各市县[13]。在地图中都有标注安泽县和川村“上为 l̪，下为 Ø”，意思是指安泽县和川村的两个方言岛，一个是来自河北武安的方言岛，读为[l̪] [13]，一个是来自山东莱芜的方言岛，读为[Ø] [42]。

下面将本文地图中涉及的所有方言岛的“耳”“二”“儿”的声母读音列出，如下表 3。可以看出，只有浮山县寨疙瘩乡寨疙瘩村河南林州市方言岛的读音受包围方言的影响被同化。从方言岛形成时间来看，大多是清朝年间，且与丁戊奇荒有关。丁戊奇荒是光绪年间发生在山西的一场重大灾荒。在同治末年已经显露出旱情，光绪二年丁戊奇荒拉开序幕，光绪三年山西各州县全面旱荒，全年基本无降雨，粮食没有收成，部分地区伴有瘟疫。光绪四年至六年逐步消退。有记载说：“光绪三、四两年，晋中叠遭奇荒，赤地千里，而三年尤为甚。通省八十余州县，几无完区，而被灾最烈惟河东道属，冀宁道属稍次，雁平道属又次之。”汾河片属于灾荒最严重的河东道[67]。

Table 3. Pronunciations of “耳”“二” and “儿” in the dialect islands covered in this study
表 3. 本文涉及的方言岛的“耳”“二”“儿”的读音

地点	音系	源方言音系	包围方言音系	方言岛形成时间
安泽县英寨村河南林州市方言岛	l̪	l̪	—	丁戊奇荒
安泽县和川村河北武安方言岛	l̪	l̪	—	丁戊奇荒作为确定安泽土著和客民的分界点
安泽县和川村山东莱芜方言岛	ʐ	ʐ	—	清朝末年
霍州市东湾村山东博兴方言岛	老派: l̪ 新派: ʐ	[w]	ʒ	清朝末年
浮山县寨疙瘩乡寨疙瘩村河南林州市方言岛	ʐ	ʒ[l̪]	ʐ	清代以后
浮山县寨疙瘩乡张村河南汤阴县方言岛	ʐ	ʐ	ʐ	元代山西爆发流民潮，清乾隆时已有流民存在，丁戊奇荒发生后，清政府采取“招荒”政策。

¹注：林州市的记录中，有的记录为[l̪]，有的记录为[l̪]。说明是存在边近音[l̪]的，后来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向摩擦的[l̪]靠近。

3.2. 日系字的地理分布格局与成因探讨

3.2.1. 开口日系字

本节选取“日”“肉”进行分析。日在口语中多用于“日头”，肉多用于“猪肉”“切肉”等饮食中。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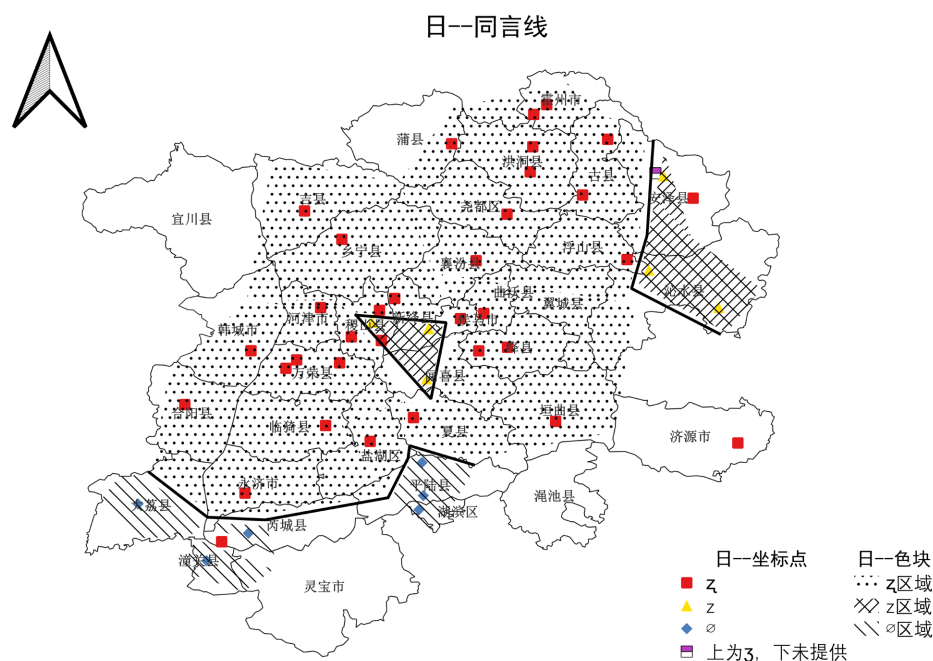


Figure 4. Isogloss map of “目”

图 4. “日”的同言线图

图4可以看到,日的声母读音类型大致有三种,[ʒ]型、[ʒ̥]型、[Ø]型。大部分地区读为[ʒ]型,是受到了普通话读音的影响。在南部的大荔县、潼关县、芮城县等地将“日头”读为零声母[Ø],这是受到关中片的影响,关中地区普遍将日头的“日”读为[ʌ] [55]-[60],举例如下表4、表5。

Table 4. Pronunciations of “目” in Weinan

表 4. 渭南“目”读音

地点	在词组“日头”中的读音
渭南华阴市	读为“热头” ²
渭南澄城县良周村	ʅ
渭南白水县	ə
渭南蒲城县	ə
渭南富平县	ə
渭南临渭渭北	ə
渭南华州下庙镇	ə

²华阴市“日食”一词“日”读为ʅ，其他地点未记录“日食”读音。

Table 5. Pronunciations of “日” in Xi’an and surrounding areas
表 5. 西安及周边地区 “日” 读音

地点	在词组“日头”中的读音
西安	ㄉㄡˊ
临潼	ㄉㄡˊ
蓝田	ㄉㄡˊ
周至	ㄉㄡˊ
铜川	ㄉㄡˊ

[z]型图中有两处，一处是东北部的安泽县荆村、浮山县疙瘩乡张村、沁水县端氏镇，另一处是中部的稷山县稷峰镇、新绛县、闻喜县。东北部读[z]是因为处于中原官话和晋语的交界处，晋语区“日”读为[z] [68]，沁水县西部为中原官话[z]型，东部端氏镇为晋语区[z]型，安泽县荆村记录的是土著方言，属于晋语区，浮山县疙瘩乡张村为河南安阳汤阴县方言岛，属于晋语区。中部的同言线与东北部并不相连，处于中原官话汾河片的中心区域，是汾河片的内部特征，体现了[z]和[ʒ]的动态转化。

(2)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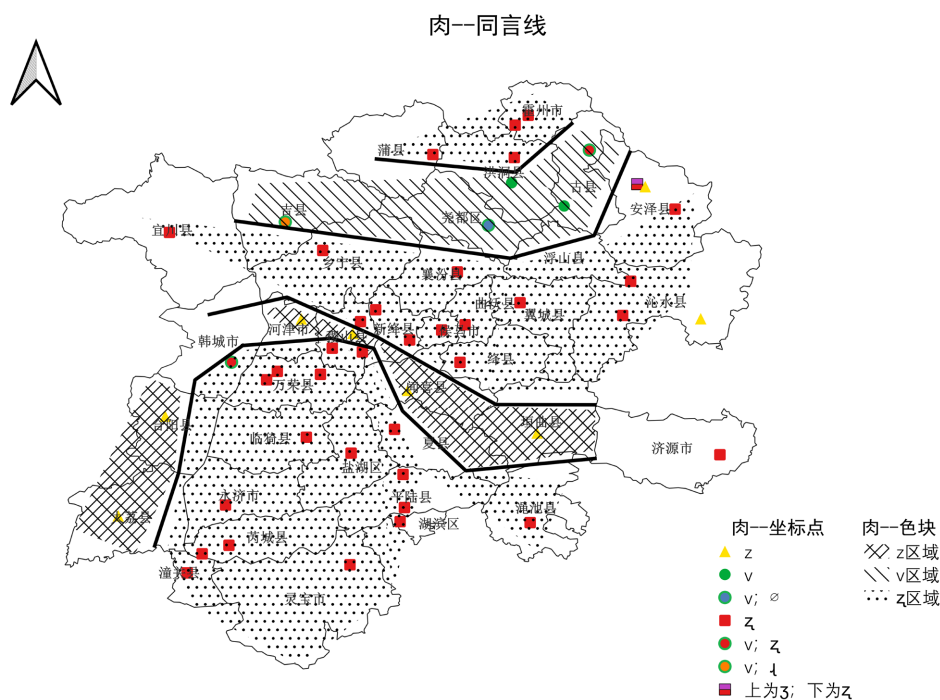


Figure 5. Isogloss map of “肉”
图 5. “肉” 的同言线图

从图 5 可以看出,“肉”在大部分地区读[z],其间夹着一条读[ʒ]的区域:大荔县-河津市-垣曲县。合阳、大荔靠近关中片,关中片渭南地区几乎都读[z] [55],如表 6 所示。而西安、临潼、宝鸡等区域则读[ʒ] [56] [69],如表 7 所示。由此推断,汾河片大荔、合阳的[z]受关中渭南方言影响,并通过河津向汾河片内部扩散。图中保留[ʒ]的地区基本沿运城与临汾两市市界分布,距市区较远,受创新演变影响较小,属于与[z]竞争性音变中的底层残留。

Table 6. Pronunciations of “肉” in Weinan
表 6. 渭南“肉”的读音

《陕西方言集成》	语保平台老年男性发音 ³
渭南华阴市: zou (白); z <u>ou</u> (文)	—
渭南澄城县良周村: zou	—
渭南白水县: zou	—
渭南蒲城县: zou	—
渭南富平县: zou	渭南富平县: z <u>ou</u>
渭南临渭区渭北: zou	渭南临渭区: z <u>ou</u>
渭南华州下庙镇: zou	—

Table 7. Pronunciations of “肉” in Xi'an and surrounding areas
表 7. 西安及周边地区“肉”的读音

地点	“肉”的读音
西安	z <u>ɿ</u> u
临潼	z <u>ə</u> u
宝鸡	z <u>ɿ</u> /z <u>ou</u> (新)
咸阳	z <u>ou</u>
铜川	z <u>ou</u>
延安	z <u>o</u> n

图 5 在临汾市内有一条线: 吉县 - 古县, “肉”读为[vu], 应是近代后起的音。据文献材料记录, 吉县已出现[v]向[ɿ]的演变, 可以看到有一条唇齿音向摩擦音演变的过程。尧都区则有[vu]到零声母的脱落过程。古县“肉”字存文白两读: 白读[vu] (如“割肉”), 文读[zou] (如“羊肉”), 可见古县仍保留[vu]这一方言本层, 同时受普通话影响产生[zou]。韩城亦有类似分化: “死肉” (即, 老茧) 读[vu], “切肉”“肉桂”读[zou]。“死肉”方言色彩浓厚, 所以[vu]在部分方言口语词中仍有残留。综上, 白读[vu], 文读[zou]的共存, 正是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70]的典型表现: 语音演变在语音上是突变的, 但在词汇上是渐变的。[vu] > [zou]这一音变并非在所有含“肉”的词中同步完成, “割肉”等口语词保留旧读, “羊肉”等则接受新读, 体现了音变以词为单位逐步推进。

下面对[v]型读音进行解释。

(1) 合口介音 u 对演变的推动

从表 8 “肉”的构拟可以看出, “肉”是入声字, 有 -k 尾或 -g 尾, 且中心韵母基本都有[u], 表明其发音时唇形较圆, 在古代发音中是合口, 现代普通话则读为[ou], 归为开口。所以, 方言中读[vu]的发音与古代读合口一致, 是底层的残留。而合口的韵母会带动声母向前发声, 使得声母的发音被拉向唇部。合口[u]的存在使得声母被拉入[v], 所以该声母类型是在韵母读合口时被拖进[v]的, 发生于韵母变为开口之前。并且, “肉”读为[v]的地区, 其余合口日母字大多也读为[v], 如下表 9 所示, 涉及整个音系的改变。

³材料来自“语保工程采集展示平台”, 网址为 <https://zhongguoyuyan.cn/index>

Table 8. Various reconstructions of the Middle Chinese and Old Chinese pronunciations of “肉”
表 8. 各家对“肉”字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⁴

学者	上古音构拟	中古音构拟
高本汉	n̥iok	n̥ziuk
王力	n̥iuk	ʃiuk
郑张尚芳	njug	—
白一平-沙加尔	k.nuk	nyuwk
董同龢	niok	n̥juk
李方桂	ɲrjakw	ɲzjuk

(2) 日母与微母的趋同

方言中合口微母字有存古读音[v]，如表 9、表 10 所示。“肉”及合口日母字声母读[v]的有吉县、尧都区、韩城市、洪洞大槐树镇、洪洞辛村镇，其合口微母也读[v]，日母与微母趋同。此处对洪洞县的情况进行说明。洪洞方言内部存在差异(如下表 10)，与历史行政区划有关。洪洞与赵城两县历史上时分时合，民间互不通婚、往来甚少，故方言差异大。后来两县合并，语言差异逐渐缩小。大槐树镇为今县城所在，辛村乡紧邻县城，靠近临汾市；赵城镇与堤村乡位于县城北部，靠近霍州市[27]。大槐树镇、辛村镇日母与微母趋同读为[v]，赵城镇、堤村乡日母为[z]，未发生趋同。古县尧店日母有[v]、[z]、[ʒ]三读，微母均读[v]，属部分趋同。古县古阳镇日母读[v]，微母为零声母，以[u]开头，虽未读[v]，但[u]与[v]同为圆唇唇音，发音部位相通。其余地区未发生趋同，日母保持[z]。这说明日母与微母演变路径彼此独立，微母为存古，日母为创新，在[v]上发生交汇。

Table 9. Exampl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ri-initial and wei-initial characters in areas where the character “肉” is pronounced with [v] and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表 9. “肉”字读[v]的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日母字、微母字声母举例

类别	单字	吉县	尧都区	古县古阳镇	古县尧店村	韩城市	蒲县	襄汾县	乡宁县
日母字	肉	v, ʒ	v, Ø	v	v, ʒ	v, ʒ	ʒ	ʒ	ʒ
日母字	褥	v	v	v	v	v	ʒuʔ	ʒ	—
日母字	入	v	v	v	v	v	ʒuʔ	ʒ	—
日母字	如	v	—	v	ʒ	v	ʒu	ʒ	ʒ
日母字	闰	v	v	v	zuən	v	ʒ	v	—
日母字	软	v	v	v	zuan	v	ʒ	ʒ	ʒ
日母字	绒	v	—	ʒ	ʒuŋ	v	ʒ	v	—
微母字	武	v	v	u	v	v	u	v	—
微母字	文	—	—	uen	—	v	uen	v	uəŋ
微母字	闻	v	v	uen	v	v	uen	v	—
微母字	问	v	v	uen	—	v	uen	v	uəŋ
微母字	味	v	—	uei	v	v	uei	—	—
微母字	万	v	v	uan	v	v	uan	v	—

⁴表 8 材料来自于网站“古音小镜”，网址为 http://www.kaom.net/ny_word8.php。

Table 10. Exampl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ri-initial and wei-initial characters in Hongtong

表 10. 洪洞县日母字与微母字声母举例

类别	单字	洪洞大槐树镇	洪洞辛村镇	洪洞赵城镇	洪洞堤村乡
日母字	肉	v	v	ʒ	ʒ
日母字	如	v	v	ʒ	ʒ
日母字	润	v	v	ʒ	ʒ
日母字	软	v	v	ʒ	ʒ
微母字	武	v	v	Ø (u)	v
微母字	文	v	v	v	v
微母字	万	v	v	Ø (uan)	v

3.2.2. 合口日系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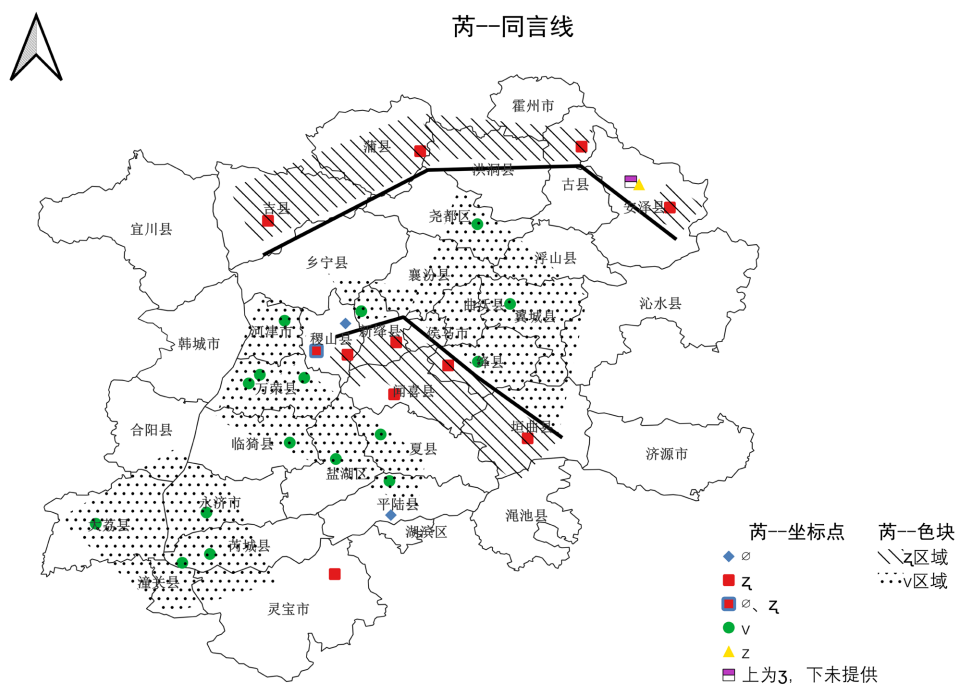


Figure 6. Isogloss map of “芮”

图 6. “芮”的同言线图

本节分析“芮”字。因运城有地名“芮城县”，该字在口语中常用。由图6中分布显示，“芮”的声母大多读[v]，这是日母在合口条件下脱落后，u介音的读音被强化产生了唇齿摩擦音[v]所致，属汾河片日母字在合口条件下的规律性演变。临汾尧都区白读为[vi]，韵母表现为单元音[i]。

另外，稷山－垣曲、吉县－安泽的读音为[*quei*]。[*v*]和[*z*]分布反映了方言和普通话的竞争，也表现出方言受普通话影响而发生演变。下表 11 中列出了“芮”读[*z*]的地方的合口日母字声母读音，可以看出这些地区的合口日母字大多处于[*v*]与[*z*] (或[*ʒ*]) 的竞争当中。“软”“绒”保持[*v*]读音的比例相对较高，其次是“如”，“芮”“褥”则几乎都被[*z*]替代，呈现出明显的词汇扩散特征。

Table 11. Exampl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rounded Ri-initial characters in areas where “芮” is pronounced [ʒ]
表 11. “芮”字读[ʒ]的地区合口日母字声母读音举例

单字	稷山县 蔡村乡	稷山县 清河镇	新绛县 横桥镇	闻喜县 桐城镇	垣曲县 王茅镇	吉县城关	蒲县城关	古县 古阳镇	安泽县英寨村河南 林州方言岛
芮	ʒ、i	ʒ	ʒ	ʒ	ʒ	ʒ	ʒ	ʒ	ʒ
瑞	—	—	ʒ	ʒ	ʒ	v	ʒ	—	ʒ
如	v	ʒ	ʒ	ʒ	ʒ	v	ʒ	v	ʒ
褥	ʒ	ʒ	ʒ	z	z	v	ʒ	v	ʒ
软	v	v	v	v	ʒ	v	ʒ	v	ʒ
绒	v	—	v	ʒ	ʒ	v	ʒ	—	ʒ

在图 6 中还有零声母读法，平陆县圣人涧读为[uei]，稷山县蔡村乡、稷山县西社镇读为[i]。这两类可视为[v]声母脱落后，韵母进一步演变的结果。[uei]为日母脱落后完整保留合口介音与韵母的读法，[i]则是在声母脱落的基础上，进一步丢失了合口介音，且韵母单元音化的结果。

以上六个字均存在不同语音类型相互竞争的情况，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70]认为，语音演变并非一次性完成替代，不同的音变规律在时间上重叠、相互竞争的时候就会产生“残留”现象。在“耳”“二”“儿”中，共时格局为[ʒ]和[ə]两种音值的空间竞争，并且[ə]读法在地理上逐步扩散。从历时角度来说，[ʒ]区属于存古区域，而[ə]的读法则是创新。在这场竞争中，原有的[ʒ]读音以残留的方式保留下来。在“日”中，[ə]形式仅渗透到汾河片南部的紧邻关中的边缘地带，片区内仍以[ʒ]或[z]的读音为主。在“肉”和“芮”中，主要是擦音和唇齿音的相互竞争，唇齿音[v]是存古类型，擦音[ʒ]是受北方官话影响的创新读法。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肉”受官话创新的影响比较大，[ʒ]已覆盖大部分地区，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的“芮”受官话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4. 小结

本文基于 52 个方言点材料与 QGIS 同言线地图，对汾河片 6 个日母字展开方言地理分析，核心结论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儿系字、开口日系字、合口日系字三种类型在演变模式上各有差异：儿系字呈[ə]-[ʒ]-[ə]的地理格局，是关中片中心地区与汾河片中心地区创新辐射，中间交界地带存古的结果。开口日系字以[ʒ]、[z]为主体，是官话覆盖层与本土底层竞争的结果。合口日系字受合口介音[u]牵引读唇齿音[v]，属方言本土底层特征。第二，汾河片作为晋陕豫交界的方言过渡地带，读音分布格局与历史、地理等因素相契合，日母读音涉及本土底层的保留、关中片方言扩散的影响、官话层的权威替代等多个方面，直观反映了历史音变在不同区域、不同词汇中发展速度不一致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汉语方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 蔡权. 吉县方言志[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3] 蔡权. 蒲县方言志[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4] 陈盈新. 三门峡方言的语音、词汇特点[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08(5): 64-65.

[5] 董一博. 河南省黄河沿岸方言语音的比较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广州：暨南大学，2023.

[6] 浮山县志编纂委员会. 浮山县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7] 和苗. 古县方言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山西大学，2013.

- [8] 和苗. 山西绛县方言音系分析[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2, 14(1): 106-109.
- [9] 贺巍. 济源方言记略[J]. 方言, 1981(1): 5-26.
- [10] 侯精一, 温端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 [11] 胡凯中. 山西稷山方言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大学, 2023.
- [12] 胡婷婕. 襄汾方言的文白异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 2018.
- [13] 亢小井. 山西安泽境内河北武安移民方言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20.
- [14] 李彬源. 平陆方言音韵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23.
- [15] 李丽. 芮城方言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3.
- [16] 李荣, 吴建生, 赵宏因. 万荣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 [17] 刘丹丹. 山西临汾十七县市方言声母特点[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7(6): 19-26.
- [18] 刘倩. 安泽县英寨村河南林州方言岛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15.
- [19] 刘洋. 浮山县寨圪塔乡“方言岛”语言变异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18.
- [20] 吕君. 三门峡方言词汇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 [21] 吕美红. 翼城方言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06.
- [22] 吕倩倩. 霍州市东湾村山东方言岛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1.
- [23] 毛苗苗. 曲沃方言的词汇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 [24] 孟万春. 宜川方言语音研究[J]. 榆林学院学报, 2007(1): 24-25+35.
- [25] 潘家懿, 辛菊, 王临惠. 翼城方言简志[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3): 99-110.
- [26] 潘家懿. 临汾方言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8.
- [27] 乔全生. 洪洞方言志[M]. 太原: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1983.
- [28] 秋谷裕幸, 徐朋彪. 韩城方言调查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29] 苏晓慧. 浮山县寨圪塔乡张村河南移民方言岛语音变异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24.
- [30] 王钊. 山西侯马方言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大学, 2021.
- [31] 王欢欢. 灵宝方言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10.
- [32] 王腊娟. 山西吉县方言语音调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 [33] 王蕾. 大荔方言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 [34] 王临惠. 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5] 王临惠. 侯马方言简志[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2): 89-91.
- [36] 王临惠. 山西绛县方言同音字汇[J]. 方言, 2014(2): 170-179.
- [37] 王帅杰. 洪洞方言语音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1.
- [38] 吴建生. 万荣方言志[M]. 太原: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1984.
- [39] 乡宁县志编纂委员会. 乡宁县志[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2.
- [40] 邢红文. 古县(尧店)方言音系及其与周边方言声调的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北大学, 2019.
- [41] 邢向东, 蔡文婷. 合阳方言调查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42] 薛正梅. 安泽县和川村莱茺方言岛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15.
- [43] 闫乐乐. 沁水县城东与城西方言语音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 [44] 杨淑芬. 曲沃方言的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2.
- [45] 姚亦登. 潼关方言同音字汇[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4, 29(1): 42-47.
- [46] 张倩. 山西安泽土著居民方言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19.
- [47] 赵变亲. 山西襄汾方言同音字汇[J]. 方言, 2017, 39(2): 178-189.
- [48] 周亚妮. 绛州小片方言的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16.
- [49] 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M]. 赵元任, 罗常培, 李方桂,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
- [50]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51] 许慧娟. 论汉语方言日母字的历时演变[J]. 清华学报, 2016, 46(4): 655-741.
 - [52]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53] 郑张尚芳. 中古三等专有声母非、章组、日喻邪等母的来源[J]. 语言研究, 2003(2): 1-4.
 - [54] 朱晓农, 焦妮娜. 晋城方言中的卷舌边近音[ɰ]——兼论“儿”音的变迁[J]. 南开语言学刊, 2006(1): 33-39+165.
 - [55] 王建领. 陕西方言集成. 渭南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56] 李荣, 王军虎. 西安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 [57] 赵丹. 临潼方言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大学, 2012.
 - [58] 韩承红. 陕西蓝田方言的语音特点[J].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1, 27(3): 58-62.
 - [59] 董琳莉. 周至方言和周边几个方言点的声韵比较[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45-51.
 - [60] 丁德科, 茹钢. 渭北(铜川地区)方言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61] 刘育林. 陕西省志第七十六卷方言志(陕北部分)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 [62] 柴田武. 语言地理学方法[M]. 崔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63] 柴继光. 运城盐池研究(续编)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 [64] 柴继光. 河东盐池史话[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65] 山西省临汾市志编委会. 临汾市志[M]. 北京: 海潮出版社, 1999.
 - [66]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山西通志(第二卷)地理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67] 郝平. 丁戊奇荒: 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68] 李荣, 沈明. 太原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 [69] 邢向东. 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70] 王士元. 语言的探索: 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M]. 石锋, 等, 译.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